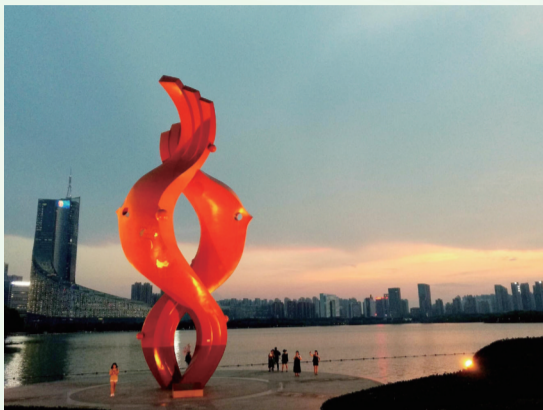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漫步天鹅湖

张时卫 文/图



近日合肥的天空格外耀眼，蓝天白云，夜晚的天空也是深蓝如画。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时，仿佛听见夜的呼唤，于是拉上好友走近天鹅湖……夜空是深蓝色的，一朵又一朵的云儿在头顶飘浮，就像悬浮在眼前的一幅幅油画，星月交辉伴随着我们同行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细语漫游，晚风拂面，吹过发梢，让心也开始飞舞起来……

白天大家都忙着繁杂琐碎的事务，很少能静下心来一起回想。而此时我们边走边聊，谈着过往、说着家人、聊着友情、谈起已逝的故人，那些点点滴滴，论往昔生命的逝去，珍惜眼前的身体与安康，交流着人生感悟，感叹世事无常，人生不易。当然也感受着今晚与朋友相伴在身边的安全与温馨。我们迈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情也像今晚的湖水一般清澈。围着湖畔铺满鹅卵石的蜿蜒小路，我们漫着步。看着河边杨柳随风摆动，那婀娜多姿的身影让人着迷，于是我拉住朋友停下脚步，我告诉她在这个位置，我拍下过天鹅湖的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不同的变幻景色。晚风吹来，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，对岸的灯火，五彩斑斓倒映在水面，如同一组优美的水彩画。走着走着，传来一阵一阵的音乐声，循声而去，我们已走到现如今合肥最网红打卡地之一，天鹅湖观景台、市民体育中心公园，这里俨然构成了一台露天广场交响晚会，好不热闹。有卡拉OK、有自媒体制作、有做视频抖音者、有唱戏曲的、有跳恰恰舞的、有跳交谊舞的、有跳民族舞的，还有跳集体舞的，他们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阵营，占领着各自的领地，播放着各自的伴奏舞曲，统一着装互不打扰，有序地尽兴地舞之蹈之。体育器械上也是人来人往、川流不息练着各自喜欢的动作，这里特别像一个人白天睡足了觉，晚上特来精神的状态，充满了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气息。6月22日刚宣布暂停核酸检测，人们就纷纷走出家门健身、跳舞、散步，活力四射地赋予了城市魅力。

湖对岸灯火璀璨，繁花似锦，省广电中心的凤凰楼与安徽置地大厦交相辉映，从高高的墙幕上闪烁出流光溢彩，变幻着不同颜色的灯光秀，打出各种广告词，耀眼夺目，把整个湖面照亮，好一派不夜城的景象，彰显出合肥这座现代化城市的风范，白天这里是风景，夜晚这里是风情。

站在湖畔任凭夏风吹拂，看着对岸霓虹闪烁，蓦然遐想，是谁在那高楼上独酌，“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”？是谁在纷飞的落花中独自伫立，看着远方朦胧的月色？又是谁在澎湃汹涌的江边，看着那东逝的江水，挥笔写下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千古绝唱？他们像今晚的风把文字渡过此岸到彼岸，又像在远远的星空里放射着夺目的光芒，从远古流传至今。此刻我好似穿越了时空，看见先贤们的笑容，把昨日的悲欢升华，把昨日的嬉笑延展……

好友感叹：“天鹅湖的夜晚如此美丽，与其一步之遥，却从未在夜晚踏入半步，今晚第一次感受到它的活力与魅力。”今夜在天鹅湖边漫步，你会感受到它的舒适，你会感受在平凡的生活中的幸福，与好友一同共酣夜色时那种快乐。

漫步人生、人生漫步，散了欢笑、散了轻语，漫了心情、漫了体态。漫步是生活里的折弯、是享受，是生活里的湖水蓄势。漫步是人生里生活中的恬静，是十里湖畔的絮语，漫步是一段小小的旅程，短似一瞥、长似一生。

## 清澈的爱，只为祖国

——走在延乔路上

许长勋

明天是党的生日，戴上熠熠闪光的党徽，怀着神圣庄严的心情，迎着辉煌灿烂的日出，我走向延乔路。

东西走向的延乔路是以两位皖籍革命烈士——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的名字命名的。延乔路的西端紧邻着集贤路，它是以两位烈士的父亲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——陈独秀先生的墓园所在地集贤关命名的。延乔路的东端是两位烈士用生命奠基的繁华大道。今天，这里盛开着鲜花，绽放着笑容，和平鸽在蔚蓝的上空轻灵而自由地飞翔。

在延乔路与繁华大道的交汇处，矗立着一块镌刻着两位烈士画像和生平介绍的巨大标志牌。标志牌的下面摆满了鲜花和翠柏，束系鲜花的黄丝带在风中轻舞飞扬，一支悠扬的长号曲——《思念曲》穿透我的灵魂传向了辽远。

2021年的春天，我和我省知名作家张万金先生共同承担了长篇小说《觉醒年代》的文学编辑工作，我穿越了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，走进了两位烈士追求真理、寻找光明的心路历程。

1915年的深秋，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两个单薄的少年，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的陈乔年怀揣着一个懵懂而纯真、稚嫩而倔强的梦想，追寻着父亲的足迹来到上海。从此，上海的大街小巷、车站码头，快闪着两个如风的少年，他们迎着晨光、踏着月华，奔跑叫卖《新青年》杂志，高声诵读李大钊的《青春》。上海是他们奔向光明的起点，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。两年后，新发于刚的两个少年又转战到北京。游行天安门，他们振臂高呼；火烧赵家楼，他们冲锋陷阵。在经受了“五四”风暴的撞击和涤荡后，他们毅然决然，远涉重洋，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征程。在嵌满弹孔的“巴黎公社”城墙下，他们高唱《国际歌》；在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街，他们宣讲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度过了那段激情燃烧的法兰西岁月，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年，带着满腔的热血、满怀的希望，相继回到了他们深深眷恋的祖国。在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，他们搏击长空；在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，他们淬炼成钢。1927年，因叛徒出卖，陈延年在上海被捕，7月4日，遍体伤痕、满身血迹的陈延年含笑走向刑场，当敌人喝令他跪下时，面对如丛的刀枪，他发出了响遏行云怒吼：“革命者决不跪下，只能站着死！”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只能强按着他高昂的头颅，将他乱刀刺死，牺牲时年仅29岁。时隔不到一年，陈乔年同在上海被捕，临刑前，他深情地凝视着祖国的天空，发出了“让我们的子孙后人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”这生命的绝响，牺牲时年仅26岁。

这就是陈延年、陈乔年两位烈士短暂而闪光的一生。为光明而来，为光明而去。今天，我们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带给我们的幸福，他们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，留下他们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义无反顾、永不消失的背影。今天，我们走在鲜花盛开的繁华大道，他们已成为闪光的路标，校正着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指引着我们美好的未来。

延乔路很短，一如两位烈士的生命，虽然短暂，却充盈着对祖国、对人民最清澈的爱。陈延年、陈乔年两位烈士用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为我们定位了爱的坐标——清澈的爱，只为祖国。

## 繁茂盛夏风韵长

占素华

每年到了七月，就是盛夏，是一年之中最为闷热难当的季节。

我一直把夏天视为生命茂盛的象征，蓬勃兴旺而富有生机活力。春天万物复苏吐绿，但却焕发地成长于夏季，盎然苍翠的植被装满人们的视野，你瞧，那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净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色。这时，蛰伏的生物也来凑热闹了，昆虫从幼儿蜕变为成体，茧壶里小小的蛹，这会也破茧成蝶，华丽地实现变身。到了盛夏，山涧潺潺的河流，亦不再冰凉，我们纵身在泉水里嬉戏，脚下的石子滑滑的，偶尔还有鱼儿轻吻脚尖，痒痒的，酥酥的，携着久违的惬意。

彼时，如果能借着假期，约几个朋友在山间小住，卸下生活的纷扰和不快，细闻大自然清新怡人的气息，享受微风习习抚过脸颊的凉爽，耳畔不时地还飘来鸟语婉转呢喃，此情此景，顿时会令人赏心悦目，心情舒畅，惘然而忘了归途。

要不就去赏荷吧，当下，荷塘里的荷花盛开了，青翠欲滴的荷叶，星星点点的荷花，糅合着淡雅恬静的馨香，它们有的亭亭玉立，有的含苞待放。在这暑气熏蒸的盛夏，于阳光的映衬下，偶有清风拂面，丝丝缕缕，那一朵朵娇柔俏丽的荷花随之翩翩起舞，仿若超凡脱俗的仙子，它们风姿绰约，飘逸安然，似乎这尘世间的一切，皆如过眼云烟，如镜花水月，而其只是一个看客，悠闲逍遥，怡然自得。

待到万家灯火的夜晚，昙花这个“月下美人”该登场了，只见其单叶枝侧的小窠里那袅袅婀娜、含苞吐萼的蓓蕾，终是耐不住寂寞了，摇曳多姿的花筒微微地翘起，褪去绛红色的外衣，敞露出乳白色的花萼。而原本严实包裹的花蕊，在这时仿佛也少了往日的矜持和含蓄，只见它缓缓地颤动着，随即终是“春光乍现”，忍不住地呈现淡黄色的花药。昙花不仅花开的瞬间绚丽夺目，美艳动人，而且其散发出的静谧幽香，更是沁人心脾，使人神清气爽。

盛夏来临，接踵伴随的还有不期而遇的雨季。闷了好多天，猝不及防地就狂风骤起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刹那间，找不到片刻的宁静。久旱逢甘霖，尽管这雨势凶猛无比，但可喜的是，溪水涨起来了，淙淙地流得欢快；稻田里的秧苗，终于翘首盼望来了及时雨，正贪婪地吮吸着雨露；而打蔫的瓜果蔬菜，因为获得这场大自然的馈赠，也逐渐地恢复往日的神采。

每每逢此时节，甜美多汁的荔枝上市了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这个苏东坡先生都赞不绝口的尤物，自然甚得我的钟爱和追捧。君不见刚采摘回来的，那一串串荔枝就如一盏盏红艳艳的小灯笼，它们圆的有乒乓球般大小，不但模样长得俊俏可人，而且如果您忍不住地剥下一颗来，那溢齿留香的清爽味道，止不住地沁入肺腑，意犹未尽之感随即油然而生。

炎炎的盛夏常被人们称为“三伏天”，虽然气温高升，酷暑难耐，但却仍未能阻挡我对它的热爱，喜欢它如火如荼的阳刚之气，喜欢它肆意生长的奔放豪迈，更喜欢它独树一帜的天然风韵。相信正是这份锐意进取的秉性及卓尔不凡的气质，才可勇往直前地给秋日披上一层沉甸甸的金色，让我们终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甜蜜。